

【美】欧文·华莱士 / 著

[贵 宾]

The Guest of Hon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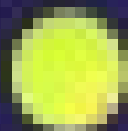
45



THE ANTHOLOGY OF
IRVING WALLACE

欧文·华莱士文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圖】 航空 - 伊爾士 / 圖



贵 宾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98 - 20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宾 / (美) 华莱士 (Wallace, I.) 著; 王金铃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华莱士文集)

ISBN 7 - 80145 - 067 - 1

I. 贵… II. ①华…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573 号

贵 宾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 9.25 印张 201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 - 80145 - 067 - 1/I·22

定价: 15.00 元

版 权 声 明

The Guest of Honor
根据 1989 年 Dell Book 版译出

美国欧文·华莱士作品版权已经登记注册，未经书面许可，不准以任何形式——不论是电子的或机械的——对任何部分进行翻印、音像制作或信息储存和检索，违者必究。

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于 1996 年 7 月 10 日授予王金铃先生中文版本的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译或出版，否则视为侵权，必追究其经济和法律上责任。



在绿宝石佛殿和圣灵怀胎说教堂之间，停放着一辆轿车，只见有两个人离开了那辆车和司机。看那两人的装束，一个是上校，一个是少校。他们穿上轻薄的雨衣，遮挡那晚间的濛濛细雨，沿混凝土路面，步行着朝查玛丁宫走去。查玛丁宫乃为西班牙殖民地宫殿，同时也是总统府所在地。此殿四周由10英尺高的尖刺围墙所环绕。当那两人走到安座在围墙上的锻铁大门时，两个人中较高的那一位，也就是那个上校，毫不犹豫地按了下门铃。

这套行动方案，他们不知预演过多少次了，没有任何细节漏掉。他们知道，他们所期待的是什么，而且十分肯定，此举定能马到成功。

总统警卫司令部的一位队长和三个士兵，个个全副武装，闻声从设防的警卫室中出来，迎上前去。

那位上校将他俩的身份证明通过铁门递过去。

那位警卫司令部的队长瞥了身份证件一眼，抬起头来。

从他站立的门外边，上校说道：

“这位少校和我，都是纳科恩将军派来的信使。我们奉命亲自向普雷姆·桑总统递交机密文件。你不必通报我们的到来，我们的文件上写得很清楚，总统正等着接见我们。”

警卫司令部的队长摇摇头。

“对不起，先生。我们必须报告你们的到来。”他打开大门的锁，将大门敞开。“进来吧，我这就向总统秘书通报。”

那位上校对此并不在意，他对此早有预料。他走进里面的院子，少校紧随其后。他们站在那几个颇有睡意的士兵旁边，而那位队长却迅速走进警卫室内打电话。

那两个人对他在电话中所说的话都能听得见。

“克赖斯里小姐，从纳科恩将军那里派来的上校和少校两人，带着给总统的密信已经来到这里。你知道这项安排吗？”

有一会儿沉默，警卫队长在听着。

“你是说将军派的他的军官来访吗？”

他又听了听，认可地点了点头。

“好吧，克赖斯里小姐，我这就照样告知他们，准许他们进去。”

他挂上电话，出现在濛濛的细雨中。

“不错，上校。总统的秘书被告知接待你。她很遗憾地告诉你，总统没有时间亲自见你们，要求你们把文件带给她。”

“谢谢你。”那位上校回答。

“向前走，穿过宫院的通道，向人口里面的警卫人员出示你们的证件。他将领你们到克赖斯里小姐的办公室里去。”

上校和少校点了点头表示知晓，接过递过来的证件，朝着宫殿的入口走去。

当他们走近时，其中一个宫门打开了，他们走了进去。一

个警卫看了一下他们的证件，表示满意，朝着前面两殿大理石阶梯指了指。那两殿阶梯之间隔着宽阔的楼梯平台。

“走上那些阶梯，先生。然后向右转，你们就会看见通向总统办公室的门前站着门岗。他的秘书会在那儿迎接你。”

“谢谢你，上士。”

上校走在少校的前面，顺着大理石入口，走向闪闪发光的阶梯，停了一下，让他的同伙赶上来，然后一起开始登上台阶。

两个人走起路来都感到不得劲，心里明白，那是他们藏在雨衣底下的东西碍手碍脚的缘故。

到达楼梯平台顶上的镀金肘托时，他们转了个弯，更快地登上第二段阶梯。

来到第二段阶梯上面，他们看见一个全副武装的中尉，一支来福枪斜挎在肩膀上，正在接待室外等候他们。

他们径直朝他走去。

“我们奉命转交马登穆瓦赛勒·克赖斯里小姐一份纳科恩将军给桑总统的私人文件。”那位上校说。

“不错，”这位中尉回答。“让我带你们到她那儿去。”

他打开门，让那位上校和少校进入克赖斯里小姐的办公室。那里面，一张绿色金属桌子和语言信息处理机占据了大半间房子，但是里面竟一个人也没有在桌前工作。

“克赖斯里小姐一定是在里面与总统谈工作，”这位中尉说。“如果你把文件交给我，我将一定把它交到桑总统或他的秘书手中。”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好啦。”那位上校说，开始解他雨衣上的钮扣。他移动到警卫的右边，伸手进去掏文件。

那位中尉把脸整个地向左转，对着上校，伸出一只手去接文件，而那位少校此时却移动到他的背后。

正在那位警卫等着要那份文件时，在他背后的那位少校将手伸进自己的雨衣里，从鞘中抽出一柄长匕首，高高地举起来，正对着警卫的背后。

就在那一瞬间，那柄匕首，用巨大的力量闪电般插下去，少校同时用空着的另一只手一下子捂住警卫的口，不让他发出喊叫声来。

宽敞的总统办公室。

兰庞国总统普雷姆·桑打发他的秘书到楼上去，把他最近的土地改革文件的草案读给他妻子听。这样做过之后，他又重新弓伏在他那张超大型书桌的文件堆上。

他40岁左右年纪，身材短小，一头褐色的头发，深陷褐色的眼睛，脸上过早地出现了皱纹。由于3年总统任职的过度操劳，整个呈现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那矮小的身躯，曲伏在宽大的巨桌上，更显得身体的渺小。

他的脊背弓起来，决定应该站起来伸伸腰。这当口，他能够扫视一下他那优雅的办公室。他的眼光从波斯地毯铺盖的镶木地板，转向桃花心木嵌板的墙壁，墙壁上嵌挂着镀金框大镜和一幅农民们在土地上劳作的田园风光壁画，然后又移到墙上的金烛台和水晶枝形吊灯。从窗上向一边望去，就在悬挂总统印玺的那道墙上附近，他可以看见那个用防弹材料封闭的阳台，整个阳台绕圈将这座建筑包围起来。这间办公室共有三个门。一个门通向他的接待室，另一个门通向他楼下的餐厅，第三个门通向楼梯接上面他的私人套间，他和妻子共同分享这间房子。还有第四个门，看不见，被硬钢门上面的桃花心木嵌板

伸长部分遮掩住了。这道门与一条过道相连，那条过道通向花园，总统的警卫司令部兵营就设在那里。

普雷姆·桑总统又重新坐进他的皮摇椅中，视线集中在书桌上那堆文件旁边的惟一目标上。那是他夫人诺伊和他儿子登的用银框镶嵌的照片。后来，他的眼光又落到他的文件上，他的思路又一次被他的工作所占据。

几个月来，普雷姆·桑总统一直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的属地系由三个岛屿组成，地处南中国海中离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南端不远的地方。那个主要的岛屿，也就是那个最大的，是兰庞的本土，桑便住在这里的首都城市维萨卡。相邻的两个岛屿，一个叫兰庞·洛普，一个叫兰庞·通，都非常小。岛上遍地丘壑，丛林茂盛得密不透风。在这些岛上，共产主义造反分子就住在那里，其数量颇令人烦恼。

桑总统的燃眉之急是如何使他属民中的敌对两派都得到满足。在兰庞的主岛上，这里的平民百姓信仰民主，天主教，说英语。是这些人把他推选到公平分配土地财产的讲坛上，他依赖这纤弱的声望人缘。附近的兰庞·洛普岛和兰庞·通岛屿是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地盘，他们在奥帕斯·卢纳库尔的领导下，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渗透。奥帕斯其人，是越南共产党的一个工具。

那些共产党人，一直在卓有成效地宣传着。他们说桑总统和兰庞只不过是美国的傀儡，他们从美国那里获得可观的经济援助。兰庞的独立正在遭受这个外来隶属关系的侵蚀。他们一直这样宣传，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兰庞才能真正有自由和经济繁荣。

然而，这些共产党人还不是桑总统的惟一要解决的问题。

他在内部还有一个对手。他的军队的头目，他的亲密的朋友萨玛科·纳科恩将军，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与他完全持相反的态度。

那位将军想要任何能够从美国弄来的钱款，花在军队的建设上，用以扫除共产主义分子。桑总统则不然，他想用这些钱维持国内的经济。他感到，搞好经济才是最好的打败任何共产主义威胁的办法。

桑总统坐在那里，再次阅视着放在书桌上的专题报告。兰庞的失业率为 18%。即使是对就业人员来说，生活也远远地好不了多少。平均五口之家，每月收入约为 110 美元。令人头痛。如果这种状况得以改善，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就会用和平方式打败共产主义分子。

人口的大门传来敲门声。

他差点忘记了。纳科恩将军送来一封信，要转交给他的秘书和警卫。

因为他的秘书在楼上，于是桑总统喊了一声，“进来，中尉。”

门打开了。总统原本预料会看见他的中尉进来。但是，什么也没有。不过接着就有了。那位中尉趴在过道的地板上，背上被插上了一把刀子。

就在这当口，两个全副武装的男人，桑总统并不认识的男子，跨过中尉的躯体，走进来，每个人带着一杆来福枪。

当他们端起来福枪时，桑总统能够认出那种枪枝。

那是种卡拉尼科娃自动步枪，标准的苏联冲锋枪。那两支枪正瞄准对着他。

桑总统大吃一惊，从书桌后跳起来。

“要干什么？你是——？”

作为回答，两支枪可怕地扫过去。

每个枪口的匀速发射，子弹的冲击力，将桑总统的脸撕掉了一部分，穿透了他的心脏，他的腹部。

开火的力量将他瞬间抬离地面，向后摔靠到他的椅子上。他接着瘫软下去，滑向地板，倒在地板上死去。就在死者身上的鲜血流成一湾时，那两个杀手轻轻地闭上门，消失了。

楼上，化妆室内，总统夫人一边听着普雷姆的秘书念文件，一边向脸上擦着化妆品。突然间，她被下面的响声所惊住。

她停下来，谛听着。

爆竹声，她对自己说。或许，不只如此。她从衣钩上一把抓过她的丝袍，穿在身上，走向楼梯。她匆匆地走到楼下，纳闷出了什么事。她突然意识到会出什么事，飞快冲进丈夫的办公室。

她谁也没有看见，然后移进书桌，向它后面瞅过去。她看见了她丈夫的残碎的尸体——身体被子弹打得到处是窟窿。那一洼黑色的东西一定是血。

她喘着粗气，接着尖叫出声。她尖叫着，呼喊者。

应声而来的是慌乱喧叫的人们。

克赖斯里小姐和佣人跑进来，接着是宫殿的警卫，跑在前面的是警卫队长。很快警察和医生以及救护人员也来了。

有人搀扶她到附近的一把直靠背椅子那里去，诺伊惊瘫地坐在上面。

她坐在那里很长时间，萨马科·纳科恩将军和他的军官才赶到那儿。

就在桑总统的尸体用担架向外抬的时候，纳科恩将军询问了一下在场的医生，接着又审问了一下警卫队长。“你是说，他们是两个人？总统秘书事先告诉你我通知她让他们进去并递交一份信函？这是个谎言！我从来都没有对总统说起过这种事，我从来没有捎过什么信给他，这是共产主义分子的阴谋。验尸官取出子弹时你就会看到，他们是从俄国那里弄来的。太可怕了，令人难以置信，太恐怖了。”

到后来，诺伊·桑才意识到纳科恩将军就站在她的面前，对着她说话。

他本是一个粗暴，说话嘶哑的男人，这时，他的声音却令人感到不是味的低驯。

他是在竭力温柔地倾吐他的哀悼之情。

“我感到很难过，非常难过。总统夫人，”他这样说。

只有到这时，诺伊·桑才意识到，她不仅成了一个寡妇，而且，做为她丈夫的副总统，她这时也成了兰庞国的总统了。

M大街 TNTN（国家电视网）局内用玻璃罩盖着的控制室里，海·哈斯肯将他那过分瘦长的身体，安放在编辑萨姆·惠特劳旁边的一把摇椅里。

惠特劳从纽约飞来华盛顿特区，此行系一次短暂的访问。在他的简单日程表上，其主要事项，是与电视网驻白宫记者海·哈斯肯约谈。

哈斯肯的广播限定时间结束后，惠特劳打电话给在白宫记者室内的哈斯肯。“嗨，我想让你过来一下，和我一起观看7点钟的新闻。”

哈斯肯按时赶到，正好不误晚间新闻，准备观看面前屏幕

上将要出现的他本人的播出情况。

在等着他自己的播放段落时刻，哈斯肯努力想与他的上司交谈几句。不幸，惠特劳的全部精力集中在要播放的消息上。他就是这种职业脾性，哈斯肯无可奈何，只好不发一言地坐等。

最后，他看见了出现在屏幕上的他本人，手里拿着麦克风，站在拉斐特广场，其背景便是白宫的正面。

哈斯肯试着像亿万观众那样来观看自己，观看自己的现场播出。事实上，他把自己当做自己的观众——已经熟悉很久了——就是在起居室里也可能看见他。他个子瘦削，一头沙色的头发，向一边梳着。高高的前额，因为化了妆显得脸色阴郁。他有一双机警的蓝眼睛，长鼻子，小嘴，说话好停顿，声音洪亮，稍带点检察官说话的口气。

海·哈斯肯一边观看着自己的影像，一边谛听着。

“今天，白宫最重要的新闻，是马特·安德伍德总统准备会见兰庞岛的总统诺伊·桑夫人。兰庞是一个与美国眼前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

“就在一年前这一周的时候，兰庞总统普雷姆·桑被不知名的人所暗杀。此间认为，暗杀者为兰庞属下两个临近岛屿上日益扩张的共产主义造反者所为。普雷姆惨遭杀害，由他的副总统接任总统职务。这位副总统恰好又是他的年轻的妻子诺伊·桑。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感到很别扭，但人们必须了解，兰庞的政治，执行的是一种类似家庭承袭的社会结构。一位总统，总是把他的妻子，或儿子或其他亲密关系，做为他的继承人。从某种意识上讲，这也讲得通。因为任何生人从来也没有登上过总统宝座，总统的接替，总是由与总统接近的人来完

成，这个人的思想，被认作与总统本人的一脉相承的才行。

“这种办法一直在兰庞顺利地实行着。一年前普雷姆·桑被杀身亡时，他的遗孀诺伊·桑便能够毫不费力不知不觉地进了他的办公室，完全明悉她丈夫的思想和目标。诺伊·桑担任总统一年来，在这段服丧期间，她从未外出旅行，而是呆在兰庞，让自己熟悉她的国家的内部情况。

“在过去的1年中，诺伊·桑夫人变得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兰庞对美国的依赖关系。眼下，她的服丧期已经过去，桑夫人正在准备她的首次出访——到美国访问。她于今天傍晚到达，在布莱尔屋休息一夜之后，明天她将来白宫与安德伍德总统共进工作午餐。

“明天的会谈，对双方都事关重大。在兰庞一方，毫无疑问，诺伊·桑夫人将寻求数以百万计的贷款，用以支撑她的经济，这在她的国民中也会受到欢迎。她想对她目前正在推行的土地分配计划寻求社会的帮助和支援。反过来，美利坚合众国正需要某种更加重要、更加值钱的东西。美国需要在兰庞岛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空军基地。

“要了解这空军基地的重要性，人们必须看一看兰庞所在的地理位置。大多数观众想来已经一次次地听说过兰庞这个名字。不少人也许忘掉它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同样的地区而言，它的重要性仅次于菲律宾。

“兰庞座落在菲律宾的西边，在南中国海的边缘，靠近泰国湾。它的主要岛屿，约等于菲律宾吕宋岛的2/3，就在柬埔寨和越南的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近邻。兰庞面对三个共产主义国家，其中两个公开地从苏联接受武器和援助。要想在太平洋上完成我们自己的环反共包围圈，美国就需要在兰庞建一

处重要的空军基地。

“获取这一至关重要的空军基地，将是安德伍德明天与诺伊·桑夫人会谈的主要目标。他能如愿以偿吗？存在着障碍。诺伊·桑夫人，像她的前任丈夫一样，正在经受着越来越大的要求不依赖美国的压力，使其国家保持自由，不唯美国是从，免受美国影响。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当地意欲篡夺兰庞政权的共产主义造反者。

“与此同时，诺伊夫人是一个政治温和派，对美国和美国生活方式有一种人所共知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从她在 20 岁左右，在弗尔利斯学院上学时就开始具有的。不过，关键的事实是，诺伊·桑夫人需要从美国得到某种巨大价值的东西——一笔用来支持她的经济的巨额现金贷款。她非常明白，要想得到，就必需准备付出。

“因此，明天安德伍德总统与诺伊·桑夫人之间的午餐，看起来并不仅仅是一次社交聚会。这是一种涉及一笔交易的讨价还价的对阵。这笔交易能否成功？我们希望明天向您报告结果。这是 TNTN 的海·哈斯肯在白宫报道的。”

萨姆·惠特劳一跃而起，关上了电视，返回到他的椅子上，他面对着哈斯肯。

“嗨，我今天已经看过你播出两遍了。先前一次，我是现场看的，这次看的是录相。我想就这事找你谈一谈。我要问你的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哈斯肯大感不解。

“为什么用一整段黄金时间的节目讨论兰庞？兰庞关谁屁事？”

“可是，你听我解释过，”哈斯肯反驳说。“它在战略上是

很重要的。它在我们的环形防线中填补了一个大空缺。你认为菲律宾重要，是吧？呐，它是在我们这一边。兰庞也是同样的重要，只不过它不在我们这一边。”

惠特劳摇了摇头。“我敢用十对一打赌，你那观众中，一半人连兰庞在何处压根儿都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哈斯肯承认说。“不过这可是一个故事。”

“一个可怜的故事。诺伊·桑总统来到这里与安德伍德讨论此事。在世界领袖人物中，诺伊·桑是最不知名的一个。”

“她任职刚刚一年，”哈斯肯说。“给她个机会。明天以后，她的知名度就大一点了。”

“这我怀疑。”

“还有，就她本人而言，还真有点戏剧性。我是说，就在1年前，她的丈夫被暗杀，她是他的副总统——这本身就不一般——马上宣誓就了职。还有——”哈斯肯犹豫了一下——“她是个美人儿。她很惹人注目。”

“也许，不过不大可能，”惠特劳说。“我们有了第一夫人，她曾经就是‘美国小姐’，白宫里再有一个好看的女人也不会引起哄动。”惠特劳叹了口气。“我敢肯定，你本来能够为黄金时间找到一则头条新闻的。”

哈斯肯把双手一摊，说道：“没有更好的头条新闻了。至少我不能再找到更好的了。我的题目过去是、现在也是安德伍德总统。正如我通过无线电多次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很懒惰的总统。他就是搞不出什么新闻来。”

哈斯肯是这么想的。他老早就认识安德伍德，哈斯肯在TNTN还是个新手时，安德伍德在电视界就已经达到了他的光辉顶点。在电视广播中，他是最孚众望，最受爱戴的负责安排